

出版
文化出版社
花木蘭

曾永義
主編

輯刊 研究 文學 古典

九 編 第 15 冊

明清易代之際話本小說 敘事話語的反思(上)

萇瑞松 著



古典文學研究輯刊

九 編

曾 永 義 主編

第 15 冊

明清易代之際話本小說敘事話語的反思(上)

葛 瑞 松 著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明清易代之際話本小說敘事話語的反思（上）／葛瑞松 著——

初版——新北市：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14〔民103〕

序 4+ 目 4+140 面；19×26 公分

（古典文學研究輯刊 九編：第 15 冊）

ISBN：978-986-322-547-8（精裝）

1. 明清小說 2. 文學評論

820.8

103000757

ISBN-978-986-322-547-8



古典文學研究輯刊

九 編 第十五冊

ISBN：978-986-322-547-8

明清易代之際話本小說敘事話語的反思（上）

作 者 葛瑞松

主 編 曾永義

總 編 輯 杜潔祥

副總編輯 楊嘉樂

編 輯 許郁翎

出 版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社 長 高小娟

聯絡地址 235 新北市中和區中安街七二號十三樓

電話：02-2923-1455／傳真：02-2923-1452

網 址 <http://www.huamulan.tw> 信箱 hml810518@gmail.com

印 刷 普羅文化出版廣告事業

初 版 2014 年 3 月

定 價 九編 27 冊（精裝）新台幣 48,000 元

版權所有・請勿翻印

明清易代之際話本小說敘事話語的反思(上)

葛瑞松 著

作者簡介

葛瑞松，祖籍河南汴水，1968年生於臺灣屏東。畢業於國立臺灣大學中文系、國立中興大學中文所，2013年獲中興大學中文所博士。

學術領域為明清話本小說研究、文學批評理論與文化研究。已發表的論文有〈「慕俠尚氣」的心理結構與兩漢復仇之關係探蹟〉、〈荒涼戀歌——論蕭紅《呼蘭河傳》的悖論話語與廣場情境〉、〈縫隙中的騷動——《三言》中三姑六婆的喜劇角色與話語研究〉、〈食／色性也——試論虹影長篇小說《K》中的飢餓雙重奏〉與〈清初豆棚下敘事話語的反思〉等。對於文學創作亦保有高度興趣，作品曾獲中興湖文學獎、中縣文學獎、桃城文學獎、全國藝術教育教學設計獎等。

作者曾任教於明道中學，現為國立臺中高工國文科專任教師，國立中正大學中文系兼任講師。

提 要

明清易代之際話本小說的話語生成，乃朝代鼎革、世變之際，群體作家對於自我生活處境的價值思考，其話語實踐（discursive practice）既有歷史文化語境的制約因素存在，亦充滿了政治性的意識形態表現。本文以滿清入關後到清初順治、康熙年間的廿六部話本小說為範疇，旁涉晚明話本以資參照，從敘事話語可視為作家參與現實的一種集體欲望的文化表徵切入，探赜其可能蘊含的意指實踐與文化釋義的表現形式，並對話本小說在文藝創作中的雅／俗、中心／邊緣的融通與遞嬗諸多問題作一全面性的論述。

本論文分為五章。首章為緒論，說明研究動機、提出問題意識與文獻資料的回顧與展望，並將貫串本文的後現代方法論略作闡釋，最後以說明「明清易代之際」的研究背景與文本取材的範疇作結。

第二章〈末世話語〉。第一節從歷史小說的次文類——「時事話語」，觀察話本小說作家如何因應歷史新變，將許多隱微的新聞時事以小說的曲筆反映其中，裡面不僅有權力話語的弔詭與展演，更有生／死敘事、「遺民死節」的深沉辯證。第二節為「末世話語」，筆者所謂的「末世話語」，即在於「奴變」的末世隱喻與「夷夏」之辨，以及暴力敘事的創傷話語，終以「臣死忠，婦死節」的歷史語境，證成這類的話語實乃父權延異下的婦女貞／淫二元論述。

第三章〈諧謔話語〉。第一節從易代世變下的諧謔觀開始，說明晚明意象具有多重指涉的文化意涵，除士風變異外，重情貴真的本色姿態，為晚明文人普遍的創作觀。第二節主要以艾衲居士的《豆棚閒話》為討論文本，論述其對神聖人物的降格書寫，展現其諧謔話語的顛覆性與祛魅性特色。第三節專章討論明清易代之際話本小說喜劇人物的浮世繪與眾生相。

第四章〈性別話語〉。第一節旨在討論話本小說中才子佳人的閨閣話語，包括了密室效應與詩性觀照。另外，佳人模式的敘事話語——「顯揚女子、頌其異能」，說穿了，不過是邊緣失意文人於亂世中潛意識對理想範型的一種欲望投射，而小說中的佳人形塑，意味著不完全的出走與父權回歸。第二節的性別話語，藉由女性主義的論述，以貞言／淫語二元對立的形象，概述此時期的家庭小說與豔情小說，在貞女形象與文化語境嬗變上的整體脈絡考察。

第五章為結論。綜論全文的研究概要與結果，以美國文化人類學者克利福德·格爾茨（Clifford Geertz, 1926～2006）在《文化的解釋》（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一書中對文化做出的定義，架構出本論文末世話語、諧謔話語與性別話語三種話語所涵蓋的明清易代的話語現象；另一方面也期望能繼續將話本小說中敘事話語的其他面向加以延伸考察，以補足本文論述的不足。

序

陳器文

「如敲石出火，一閃即滅。不急起收之，則火種滅矣。」明清易代而生死其中的張岱，放下亡國大悲、收拾殉國念頭，加緊撰寫明朝人物傳時，如是說。

對作家來說，一個特定的歷史狀況就是一個心理人性的展示場，張岱在江山易主而驚惶駭怖之際，搶著在感觸未溫涼、景物未褪色、人事頗驚心、火種未熄滅之前，懸命於筆墨。這不只是此時此境，人、事，時、空的感受特別鮮活，更因家國、生存、意義與人性等等人的基本課題，一一浮躍而出。這等一龍一蛇、與時變化的歷史時刻，內中翻攪的狂悲大喜，固然是史家、小說家最最迷狂的素材，也是研究者不得不作的功課。

然而置身廿一世紀的今日，不只有比張岱更長的時間軸線可以小觀大，可以更後設地跳脫單向角度，從「文化總向量」觀看易代之際的話語現象。研究明代話本小說者多矣，研究清代小說者更不乏其人，瑞松選擇明清易代之際此一兼具「扭力」與「張力」的特殊時空，以話本小說作為研究對象，撰寫《明清易代之際話本小說敘事話語的反思》，意在深入觀察話語與權力、話語與意識形態、話語與符號編碼等幾微之漸。職是之故，瑞松的自我文化準備，包括了第一，上溯下尋，為特殊時期與文本準確定位；其次，所謂情隨境遷、勢隨利導，培養話語差異的敏銳感受及詮釋能力；第三，跳脫歷史語境的制約，展現「八爪章魚」般多面向的文化思考。阿基米德，這位西元前三世紀的科學家，撰述《數沙者》一書，研議一種計算地球沙粒的方法與大數符號，從而挑戰了算術符號之有盡與海灘沙數之無窮。瑞松的挑戰一如數沙，撰稿期間，多次抽樑換柱，易稿、廢稿，在話語之海中，透過累累文

本的瑣言碎語，探究興亡巨變的歷史轉折，分就末世、玩世與兩性話語等課題，進一步探究全幅文化中有關政統、道統與傳統的時變。

政統的更替—話語與權力：

在一切人類的文化活動中，都有一個律則，人類社會恆存在著一種傳承/新變之間的緊張，卡西勒稱為「根本的對蹠性」。所謂「對蹠」，指人的左右腳掌，以左右腳掌的前進後退作比喻，指出一個社會內部傳統和變革二元力量正反拼搏的常態性存在。明亡之後，換了一個國號，時代的主題也隨勢轉移。明代有約一萬三千八百冊的稗官野史、詩文曲本、通俗小說等違礙書目遭禁，清廷欽定的《四庫全書提要》中以「輕佻放誕」、「語極狂悖」、「殊為謬妄」等語為明代的文學作否定性的總結。晚明所鼓吹的張揚個體、解放人性的自由思潮，看來如同歷史長河中的浮花浪蕊，被清廷經世濟用的主張一掃而盡。然而從對蹠性的史觀來看，說寫活動本身從來不是單純的行為，它既是現實政治力量的延伸與文化制約的展現，也是作者對於社會所持的基本態度和立場，可以理解為某種權力意志的折射。在官方話語批判否決的同時，反映出二元力量激烈攻錯的歷史實況，也預伏了話語權更大轉折的可能。

道統的鬆動—話語與意識形態：

文化場域上話語的相互衝撞、批判，永遠是社會理論和政治理論需要面對的重要課題。中晚明被視為異端也以異端自居的王學左派諸人，不僅與官方的主流話語相左，亦與儒門正統的意識形態格格不入。在雅正系統所建構的主流敘述中，民眾熟知的是神聖史筆「在齊太史簡、在晉董狐筆」鏗鏘有力的表述。晚明餘子則以頑童塗鴉式的雜音野調，改寫儒學話語的神聖情懷與宏大主題，以詼諧手法及多元破碎的觀點，與經典正史互文化。話語空間的分裂，本質上是一種秩序的衝擊，與儒門道統形成了對立、交錯的多層次交鋒，擾亂了傳統敘事的意識形態，也消弭了文化階級與藩籬，與現代性公共話語的精神最為接近。

傳統的發展—話語與符號編碼：

文本的創造不只是一個封閉的美學客體，也是一種複雜的心智活動。文學作品的意義結構，除了個人意識或潛意識的投射，同時和社會的集體意識相應，和歷史、傳統、社會變化相關。握有文字表述權力的作家，除了自我表現，詮釋生死運命，實際也參與共同語境的形塑，透過多元話語的交流、

重組乃至於吸收的過程，就是文化符號的編碼過程。所有的意義都歷經符號化而得以傳播，形成一個文藝上的美學系統與民族的意義系統。明清易代之際話本小說中一湧而出的各色臉譜，表現當下的生活意識和現實轉換，使當代的文化語境從封閉、單向朝往全民化與常民化邁進，敘事傳統的流動也在一部分中消失，另一部分得到補充，補充的部分將傳統話語與社會生活融合，與時代文化對接，傳統就在多重詮釋與再表述中得到傳承與發展。

瑞松是中興博班的人氣王，看來有點玉樹臨風，卻是遇弱則弱、遇強則強的角色。日常說話像是慢半拍，卻總把話說的有頭有尾力求完整，原是盈科而後進的性子。然而一旦置身學術研討會或論文攻防答辯的場合，卻將不求戰、不畏戰、以戰止戰的精神發揮的淋漓盡致，不卑不亢也不放棄的從容大器，使學弟妹們望風景從，成為校園話語的一則典故。瑞松花了黃金六年參考了四五百本參考書，寫出三十四、五萬字頗有分量的博士論文。就瑞松的個人經歷而言，撰寫論文的過程，仿若榮格所稱淬煉精神之金的過程：「用加熱的方法使物質熔化並趨於純淨或堅韌」，是一位年輕學者自我淬煉、提升與轉化的精神過程；就校園文化而言，在中興大學人文大樓層層隱入黑寂之後，仍有莘莘學子留下埋首書堆的剪影，則是最令人鼓舞與期待的風景啊！



目

次

上 冊

序 言 陳器文

第一章 緒 論 1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1

第二節 前人研究回顧 5

一、明清話本小說概說與專論 5

二、期刊與學位論文 9

第三節 研究方法 16

第四節 研究範圍 22

一、所謂「明清之際」 22

二、明清易代之際的話本小說 26

第二章 明清易代之際話本小說敘事話語的反思 (I)

——末世話語 31

第一節 明清易代之際話本小說中的時事話語 32

一、歷史小說的次文類：時事小說 32

二、易代遺民的悲涼話語 37

(一)《清夜鐘》第一回〈貞臣慷慨殺身 烈婦從容就義〉 38

(二)《清夜鐘》第四回〈少卿癡腸惹禍 相國借題害人〉 60

(三)《清夜鐘》第十四回〈神師三致提撕 總遭一死不免〉本事概述與敘事話 語的反思 75

(四)《警寤鐘》卷之四〈海烈婦米槨流芳〉 82

第二節 明清易代之際話本小說中的末世話語 94

一、豆棚下敘事話語的反思 94

(一)豆棚冷眼看世情：域外邊緣化的敘 事話語 96

(二)對主流話語的適俗化超越 105

(三)兩重話語的交鋒 109

二、驚世奴變與鼎革亂離敘事話語的失序焦慮 117

(一)「奴變」的末世隱喻與「夷夏」之辨 119

(二) 暴力敘事的創傷話語	126
三、父權延異下的女子貞／淫二元論述	131

下 冊

第三章 明清易代之際話本小說敘事話語的反思

(Ⅱ) ——諧謔話語	141
第一節 易代世變下的喜劇觀	141
一、明清易代以前的喜劇觀	143
二、晚明意象的多重指涉	152
(一) 士風變異	152
(二) 重情貴真的本色姿態	160
三、經典的祛魅化與淫譚褻語	165
(一) 祛魅化特質：諧擬式的顛覆嘲諷	165
(二) 淫譚褻語的狂歡意識	177
第二節 艾衲神聖人物的降格書寫	188
一、歷史人物的喜劇性置換	192
二、叔齊：嫉羨情結與口腹之欲的雙重焦慮	194
三、西施／范蠡：「反才子佳人」敘事模式的顛覆話語	199
四、介之推：「療妒」與「妒塊」狂想曲	208
第三節 明清易代之際話本小說小人物的浮世繪	215
一、話本小說喜感人物三姑六婆的生活百態	215
(一) 敘述／角色話語的兩重悖反	224
(二) 人物的戲謔話語	229
二、李漁亂世從權與觀眾本位的求生之道	241
(一) 亂世從權的逍遙逸民	247
(二) 李漁的經濟人格與創作觀	254
三、浮世繪底下的哈哈鏡	265
(一) 熙攘世界中的「非常」人物	265
(二) 猥褻的排泄物書寫	285
第四章 明清易代之際話本小說敘事話語的反思	
(Ⅲ) ——性別話語	293
第一節 話本小說中才子佳人的千秋「佳話」	293
一、閨閣話語的溯源與萌現	295

(一) 話本體的才子佳人小說	295
(二) 詩簡傳情：閨閣話語的密室效應與 詩化觀照	306
二、「顯揚女子、頌其異能」：不完全的出走與 父權回歸	316
第二節 明清易代之際話本小說中的貞言與淫語	329
一、傳統名教的辯難與權變	334
(一) 激揚風教下的貞女意識	334
(二) 貞女形象與語境的嬗變	339
二、豔情小說中的淫聲浪語：陽性崇拜的快 感書寫	355
第五章 結 論	365
參考文獻	371
誌謝辭	401

表目次

表 1-4-1 清初話本小說一覽表	28
表 3-1-1 明代笑話型寓言編著者姓名、題序一覽 表	168
表 3-3-1 《三言》三姑六婆人物分配表	220
表 4-1-1 清初話本小說中的才子佳人小說一覽表	300
表 4-2-1 《連城壁》女子篇目一覽表	341
表 4-2-2 《十二樓》女子篇目一覽表	341
表 4-2-3 「理想」型與「敗德」型娼妓形象一覽表	350

圖目次

圖 2-2-1：(清)華岳「豆棚閒話」畫作圖	114
圖 3-1-1：笑話、寓言、笑話型寓言互涉圖	166
圖 3-3-2：觀眾與作家商業買賣式的供需關係	258
圖 5-1：末世話語、諧謔話語、性別話語（triple dimension）歸趨總向量示意圖	370

第一章 緒 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話本小說作為一種文體，故事題材廣泛，大多數取材自當代社會，即使有的篇章根據筆記小說、唐宋傳奇和民間傳說加以改編，其內容仍與「現實」有著密切的聯繫，在中國小說發展史上扮演重要的角色，其重要性正如魯迅所指出的那樣，話本的崛起，是中國「小說史上的一大變遷。」〔註1〕

話本小說表現在中國小說史上的「變遷」意義，在於審美觀念的更新。這其中包括了突破傳統觀念的束縛，展現濃厚的庶民氣息，更重要的是，在藝術風格方面，它們以「俗」為美，貼近廣大老百姓的生活，追求故事性、趣味性、娛樂性以及通俗性的創作原則。是故話本小說以其特殊的形態，帶著些許尚未馴服的野性，夾雜著人們的七情六慾，侵入了高雅的文學殿堂，與中國恆久正統的敘事性話語開始一較高下。〔註2〕當作家選擇以通俗小說的話語藝術形式進行創作時，便顯示出他們的集體認同心理與價值觀。如此看來，通俗小說話語本身所具有的影響力不僅止限於作家個人，而應該擴大到特定時代和文化形態的整體反映，且普遍存在於庶民讀者之中。〔註3〕而且話語是實際的語言運用的領域，在任何限定的文化和歷史的時間裡，任一種語言的說者和寫者都會生發出不同的話語類型，被說的話語也隨社會境況而變化。所以，「話語」才是

〔註1〕 魯迅：《魯迅全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頁319。

〔註2〕 參見歐陽代發：《話本小說史》（湖北：武漢出版社，1997年），王毅〈序言〉，頁2。

〔註3〕 參見李志宏：《明末清初才子佳人小說敘事研究》（臺北：大安出版社，2008年），頁246。

意義的實際生成之地。〔註4〕人們置身其中，該怎麼說？說些什麼？言說之後的影響為何？抑或言說之後的影響又如何制約著原本的發聲者與社會大眾等等。這些話語皆受制於該時代對外在世界的一特定認知模式。

因此有學者便指出，社會上的任何一種文化現象就是一種話語，而影響和控制話語的根本因素就是權力。我們在權力關係錯綜複雜的社會網絡裡，任何言行必須通過話語才能得以展現，並藉此作為獲得權力的有效途徑。在社會歷史和政治關係的互相制衡下，源於權力的文學話語，以它獨具的藝術魅力，成就了歷朝各代的代表性文學。明清易代之際話本小說的出現，可以說是正值明清之際時世變化中，群體作家對於自我生活處境的一種價值思考，因此話語實踐既有歷史文化語境的制約因素存在，亦充滿了政治性的意識形態表現。〔註5〕

誠如上文所論，通俗小說話語作為話語廣泛的類型之一，我們應注意西方文學批評常見的術語——話語（discourse）——這個作為人文社會學科領域的重要概念，它在話本小說裡所代表的深刻意義與辯證關係。話語本身即是一種普遍存在的社會文化現象，換句話說，如果沒有話語，話本小說中的文化意義就不存在，在其他不同種的文類中亦是如此。

廿世紀以來，話語研究成為熱門領域，早期話語研究偏重從結構主義的概念來描述語言現象，屬於較狹隘的語言學研究的範疇。語言學以句子做為最終的研究單位，超越句子的單位被稱之為話語。隨著語言研究的不斷深入，語言學家們開始注意把話語放在語境（context）中來考察，話語分析（discourse analysis）成了現代語言研究的新領域。在進行語言研究時，人們開始把話語看成是語言分析的最大單位。然而，隨著理論不同，分析目的不同，話語的定義也不一樣。或將話語視為社會文化語境中的一種語言使用形式；或將話語定義為具體的某個會話或某篇文章；或將話語視為一種交際事件或一種言語交際活動。如 Harris（1952）把話語看成是連接的言語（speech）；Pike（1954）提出話語是社會文化語境下互動過程的產物；Brown 和 Yule（1983）則把話語看作

〔註4〕參見史蒂文·科恩&琳達·夏爾斯著；張方譯：《講故事——對敘事虛構作品的理論分析》（臺北：駱駝出版社，1997年），頁13～18的論述。

〔註5〕李志宏指出，明末清初才子佳人小說，乃明清之際時世變化中，群體作家對於自我生活處境的一種價值思考。詳見氏著：《明末清初才子佳人小說敘事研究》（臺北：大安出版社，2008年），頁244。筆者以為，不論是明末清初才子佳人小說或是話本小說，乃至於其他文類，皆為作家對於自我生活處境的反省回饋。

過程 (process)，語篇是話語的具體表現形式；Van Dijk (1997) 卻認為不能簡單地把話語視為一種語言使用形式，而指出話語包括三方面：語言使用、思想傳遞和社會情景中的交際等等說法。Van Dijk 甚至還區分出簡單話語和複合話語。^{〔註 6〕} 綜上所述，話語分析的定義包羅萬象，不僅要了解話語的表達層，還要深入到意義和動作層 (action)，考察語言的功能，以及語言使用者（作者／讀者）的編碼和解碼過程，注意社會文化語境和認知的作用。

近年話語研究已從上述較為狹隘的語言學研究，逐漸轉向為跨學科領域的研究，尤其隨著符號學、人類學、心理學、社會學與認知科學等學門的蓬勃發展，話語研究有了新的發展空間。它的研究高度甚至可以提升為「文化表徵」與「文化研究」^{〔註 7〕}，也就是「話語」在歷史條件與社會環境等因素的影響之下，如何言說／被說的相關問題之探討。本文的研究動機與發想，主要來自於此，尤其是在觀察「明清易代之際」這個歷史世變的轉折點上，思考人們面對朝代的更迭，社會的遽變，如何消解自身處境與因應之道，釐清當時的人們如何言說、說些什麼與言說之後的影響為何？以及種種應運近世話語研究而起的相關論題。本文的研究目的，便是接續上述話語多元紛繁的研究面向，嘗試將明清易代之際話本小說中的話語的社會功能以及當時的文化語境，如何影響制約著作者、文本與讀者三方之間的複雜關係，作一完整的觀照與反思。

從小說敘事建構的話語運作形式及其意義產生來看，話本小說中的話語與社會中的其他話語系統共同成為參與現實的一種表達形式。這之中除了受到作家自身的創作觀影響外，也受到歷史文化語境的諸多影響。在某種意義上來說，話本小說分別在不同程度上體現了作家群體欲望的文化表徵 (cultural representation)，這些龐大的文化符碼，因而也可能隱含了特殊的意指實踐。已有學者指出，話本小說原具有模擬說書人的「說--聽」話本說書模式^{〔註 8〕}，是故其「話語」的語言特徵非常明顯，以後現代話語理論加以論述，應能有效詮釋話本小說中各種不同的話語類型問題，以反映明清易代作為接續晚明的新興階段，不論在政治、社會或文化上所呈現的紛繁多元的反思意義。

〔註 6〕 參見〔美〕James Paul Gee 著；楊信彰導讀：《話語分析入門：理論與方法》(An Introduction to Discourse Analysis: Theory and Method) (北京：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2000 年)，頁 F11。

〔註 7〕 可參看周憲：《文化表徵與文化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 年) 一書。

〔註 8〕 陳平原：《中國小說敘事模式的轉變》(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3 年)，頁 254。

明末清初，正值朝代鼎革之際，不論在政治或是社會上，均遭逢「天崩地裂」的遽變〔註9〕，作為反映現實人生的話本小說，連帶也產生不小的衝擊與變化。身逢亂世的小說家們，群起藉由小說對朝代更迭與現實人生進行多角度、多層面的反思。因此易代之際的話本小說，除了對晚明話本在文本結構與內容上做出傳統的繼承、貢獻與超越外，更大量地承載多元文化衝撞與蛻變的信息。舉例來說，我們可以看到此時期的話本小說不論在藝術形式有所突破、在表現手法呈現多樣面貌外，尤其作家的自我意識主體性更加強烈，個人風格極為鮮明。如果綜合作品的思想意識、內容等各方面的因素，會發現此時期的作品諸如《醉醒石》、《清夜鐘》、《照世盃》與《閃電窗》、《覺世棒》等，均對明王朝有著同樣複雜的感情。他們在反思明亡歷史時都不約而同地採取了以「道德」視角作為切入點的論述基調，甚至連小說集的命名都有驚人的類似，頗有「針砭」、「療救」的意味。〔註10〕呈顯出明清易代之際的文人處境，因時局的轉變而出現許多自我角色的調適歷程。

根據文獻資料顯示，身處國家將亡、異族入侵的易代之際，有關「家國末世記憶」的書寫，不僅會大量出現，亦成為文人反映末世之變的集體表徵。如當時已邁入遲暮之年的馮夢龍，遭逢甲申之變，就有「天崩地裂」之憤慨。中原大地充斥怨怒哀思、怙懣噍殺之音，往往見諸易代史籍與通俗小說之中。「末世話語」可視為集體的一種「時代語境」。但面對新朝入主，明遺民該如何自處？是歸順還是反抗？抑或陽奉陰違？表面當個順民，實際上暗中挹注復明大業。清帝國一統中國的前夕，省思話本小說家的「末世話語」，當可一窺文字表層與深層意義下的奧義。另外，世衰道微，天下動盪，深陷苦難的老百姓，往往能自我調適、苦中作樂以為應對，亂世成為孕育幽默諧謔話語的搖籃，自先秦至魏晉六朝、唐宋與明清之際的亂世莫不如此。明清易代之

〔註9〕「甲申之變，天崩地裂，悲憤莫喻。」此為馮夢龍語，參見〔明〕馮夢龍：《甲申紀事·敘》，收錄於《馮夢龍全集》第17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頁1。

〔註10〕參見朱海燕：《明清易代與話本小說的變遷》（武漢：華科技大學出版社，2007年），頁41。高桂惠同時指出，「明清之際，文人處境即因時局的轉變而出現許多自我角色的調適歷程，其中哲士型小說家，他們以教化為主要創作觀，……從《照世盃》、《五色石》、《醉醒石》等小說的命名，可以略窺療救的命意。」參見氏著：〈明清小說遊戲觀的辯證——以《十二樓》、《照世盃》為起點的討論〉，收錄於林明德、黃文吉總策畫：《臺灣學術新視野：中國文學之部【二】》（臺北：五南書局，2007年），頁1070。

際的話本小說，繼承晚明以來話本小說的餘緒而能有所新變，此新變有一部分主要為奇巧戲謔的喜劇性話語表述。因此探討此時期的「諧謔話語」，成為本論文第二個反思的範疇。至於明末以來最為流行的通俗人情小說，當非「才子佳人小說」莫屬。此種熱潮延續迄清初而未絕，成了最為風行的一個流派。這種專事描寫才子佳人愛情遇合的小說，反映了當時普世價值的兩性觀。除此之外，人情小說尚有專寫男女生活的家庭小說與豔情小說，內容均對兩性議題有深入地觸及，本論文將之放入第三個範疇加以討論。上述三點範疇，架構出本論文主要的研究目的。

職是之故，所謂明清易代之際話本小說敘事話語的反思，筆者擬論述的主軸，細究之，大致涵蓋以下五點：第一是探討話本小說文本中人物角色的「話語」；其次，是文本與文本之間對話所具有的互文現象的「話語」；其三，是文人階層與庶民階層話語現象的交涉，易言之，即文人市民化的「話語」現象；其四，釐析遺民意識的「話語」弔詭之意涵；最後，則是賦予陽性崇拜的快感書寫「話語」以一全面性的詮釋。

話語作為一種文化研究的範疇，它可以各種形式的研究，廣泛地運用在話本小說中。尤其是清順治以後的話本小說家，與明代的話本小說相比，此時期的作家進入了更加自覺的創作階段。作家的主體意識與作品的個人風格遠比明人突出，且此時期的話本小說整體呈現出顯著的「文人化」傾向。因此，考察明清易代之際話本小說的話語所具有的社會化現象，語言的支配力量如何納入社會權力系統的整合運作，凸顯出話語的權力乃是多重性的，它不僅來自語言內部的組織化力量，還有其社會實踐的制度化力量，從這兩種力量的磨合與拉扯中，共構紛呈多樣的面貌。以上淺論，為本論文研究動機與目的的概要說明。

第二節 前人研究回顧

一、明清話本小說概說與專論

在中國小說的發展歷程中，話本小說一直扮演著關鍵性的角色。除了話本小說本身獨具的文學價值與重要的歷史地位外，最重要的是，它開啓了中國白話小說創作的先河。先前如果沒有話本小說的鋪墊與衍化，後來就不會

出現大量膾炙人口的明清白話小說。如此重要的小說文類，自然吸引許多學者的目光，紛紛投入研究話本小說的行列。如早期胡士瑩（1901～1979）的《話本小說概論》〔註 11〕，資料詳贍、論述精闢，成為研究話本小說重要的入門參考書籍之一。其後歐陽代發（1942～）的《話本小說史》〔註 12〕與蕭欣橋、劉福元的《話本小說史》〔註 13〕，他們奠基在胡士瑩的研究基礎上，自話本源起探討至晚清話本小說的衰落為止，篇章架構鉅細靡遺，內容論述亦翔實完備。其他如王昕《話本小說的歷史與敘事》〔註 14〕、王慶華《話本小說文體研究》〔註 15〕二書，有別於以往小說史的思維觀點與論述方法，另闢蹊徑，可謂命意新奇，別開生面。前者以敘事話語的角度，對話本小說裡的敘事者與角色人物進行全面性的考察與比較，後者則是研究話本小說文體形式的發展與演變，皆各有獨到的見地。

近年來，明清文學研究已成為學術界熱衷討論的專門領域，尤其關注在晚明至清初易代世變的階段。中研院文哲所自一九九八年以來，進行為期兩年的「世變中的文學世界」主題研究計畫，選取中國歷史上四個重大世變時期，「明清之際」即為其中之一。明末清初，庶民歷經戰亂殺戮、流離顛沛；文人感慨易代之痛、黍離之悲，更面臨生死仕隱的兩難抉擇，其身心的創傷與掙扎，往往形諸詩文、字字血淚。因此重新審視文學書寫與時代變遷的關係，尤其是在世變之際的文人心境、文學創作、文學詮釋、文化生產與文化傳播等諸多問題的探討，置於現今廿一世紀詭譎多變的時局視之，尤能鑒往知來，凸顯其學術價值，從中亦足見「明清之際」時期所代表的重要意義。有關明清之際的社會文化與女性專題研究著作頗多，不勝枚舉，本論文主要以謝國楨的《明清之際黨社運動考》〔註 16〕、《明末清初的學風》〔註 17〕；高彥頤《閨塾師：明末清初江南的才女文化》〔註 18〕；趙園的《明清之際士大夫研究》〔註 19〕、《制度·

〔註 11〕 胡士瑩：《話本小說概論》（臺北：丹青圖書有限公司，1983 年）。

〔註 12〕 歐陽代發：《話本小說史》（湖北：武漢出版社，1997 年）。

〔註 13〕 蕭欣橋、劉福元：《話本小說史》（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3 年）。

〔註 14〕 王昕：《話本小說的歷史與敘事》（北京：中華書局，2002 年）。

〔註 15〕 王慶華：《話本小說文體研究》（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6 年）。

〔註 16〕 謝國楨：《明清之際黨社運動考》（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6 年）。

〔註 17〕 謝國楨：《明末清初的學風》（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6 年）。

〔註 18〕 〔美〕高彥頤著；李志生譯：《閨塾師：明末清初江南的才女文化》（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5 年）。

〔註 19〕 趙園：《明清之際士大夫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 年）。